

三蘇策論

三蘇策論卷之七

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策別二

說破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天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關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

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
 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
 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
 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
 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
 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
 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
 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為輩而
 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
 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遷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
 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
 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乎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
 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

不屬郡縣
出戍之兵
則禁兵自
省

蓄財用一
事作如許

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
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
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
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
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上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
以欣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
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遣徙供
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歸震川曰經國大計

策別訓兵旅一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財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
敵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敵抑為城郭不足守敵廩食不足給敵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
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
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猘虺之所蟠豺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

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輟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

其兵其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聞得狂之言
不受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器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
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
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
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
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
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
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
足以取信於閭閻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
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
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
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
度乎可得而用也

茅鹿門曰欲募天下之將才而歸之於治兵治兵固一說然其本尤在于君相之一

心一氣

徐文昭曰使宋能行此策宋決不南渡使今日能行此策奴酋之猖獗何至若此

策別二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
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
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
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統足以犯死傷之地于乘
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
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是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
欲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
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設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
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孀嫠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
行不得為商店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福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
無用之卒雖滿其資糧而皆糜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

費用殺人
二意入得
錯綜

痛哭之言
說得可笑
如此

零碎收拾
打成一片
妙手

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
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
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
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
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
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唆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
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手民以為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
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
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
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
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
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
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
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

照應處絕
不見一線
索

前散說此
類說信手
拈來頭頭
是道

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
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
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
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
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
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
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袁元峰曰長公此識最是練兵是妙法而文字節節聯絡段段照應錯綜組織却不
見一毫線索痕妙絕

策別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
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
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
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

一轉如善
對者力重
失速

異一路指
甚廣

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厘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
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
然閭閻之小民爭聞嚴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
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
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
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
而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
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
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
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
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
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
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
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

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歸震川曰：論事之文，極透徹，極變化，有用文章。

茅鹿門曰：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撼山谷而杳不可測。

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惟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

極令極緊
不冷不弊
古今來言
通矣

王言將亡
之門下言
暴亡之道

切引秦事明

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
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
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令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
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
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
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
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
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
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
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
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
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人嘗欲
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
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

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厯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能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量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

而後能則權在我矣

方正學曰亦是一議論但王者有通守在四夷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稱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

此言大國
可長小國
可短

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國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利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周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傑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

此言以我
可長其
可短

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通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定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其之所以肆楚而陷之所以沮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顧瑞屏曰論大小情事一一刺骨先事制勝之言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際其民無穀禾絲麻耕作織維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游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